

陸理羣書補注

十三四

六止

漢書門			
九	四	三	二
七	一		
六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五	九
四	三
四	一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32
冊數	6 (6)
函號	299 21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性理羣書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建安熊剛大集解
海虞吳訥補註



近思錄卷第六

本註此卷論齊家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補註詳見論語集註

孟子曰事親如事天日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師九二傳

補註見孟子集註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補註幹母之蠱不可貞此蠱卦九二爻辭以下則程子之言也蠱事也言幹母之蠱當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貞固則反傷恩害義矣

蓋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小有悔非善事親也

補註蠱之九三爻辭曰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無大咎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卦彖傳

熊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厚恩義則上下之情洽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

夫子又復戒之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補註按家人上九小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伊川釋之以此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嫫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補註嫫與褻同此言貞靜實夫婦恒久之道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至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補註朱子曰為子能孝為弟能友此盡性也能充其性之所有是盡性至命是天之所以予我者

楊氏曰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故其始也即此以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朱子曰由之而不知者蓋能由於是理之

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問第五倫視其弟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

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下以己之私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或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補註第五倫漢人公冶長南容事俱見論語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補註醫所以治疾親疾不能擇醫而委其命於庸人是為不孝子疾不能擇醫而委其命於庸人是為不慈然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道蓋上可以奉親下可以慈幼比之從事無益之習有間矣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也

熊氏曰恭叔程子門人臨喪飲酒非禮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所娶侯氏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筮卜

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
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
有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之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
六人所存者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
不少假也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
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
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
雖使令輦不得以惡言罵之故懶兄弟平生於飲食
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
為之具夫人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
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辭
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文集

補註臧獲奴婢也絮羹就器中調和也踣跌也右
尚也與上同雖直不右謂雖理直不以為上蓋抑
之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

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惠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補註斯干詩小雅篇名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言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為弟者却不恭其兄則為兄者豈可學弟之不恭而亦不友其弟但當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為兄者乃不友其弟則為弟者豈可學兄之不友而亦不恭其兄但當盡其恭而已

近思錄卷第七

本註此卷論出處之道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從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蒙卦彖傳

補註此戒賢者在下當審其出處之道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需卦初九傳

補註需待也此言君子安靜待時之道

比吉原筮元永貞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

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比也所比得
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
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
三者則無咎也比象傳

補註比親輔也此言上下相親比之道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
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
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
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
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
能安其素乎

補註東萊呂氏曰履之初九此是教人出門第一
步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亂雜小人之群類身雖
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
否也

補註否卦六二小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伊川
既釋其義而又曰若不能守道而致亨則身雖通
達而道則否塞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

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補註隨卦六二小象傳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伊川以是釋之蓋戒學者從正之道必當專一而不二也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補註賁卦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蓋君子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所謂窮不失義者也賁脩飾也

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補註則法也此言賢者進退合道之義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

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遜卦彖傳

補註至允漢獻帝時拜司徒嘗使中郎將呂布誅

董卓謝安晉孝武時為侍中總中書事以計止桓

溫篡逆及舉姪謝玄等破苻堅入寇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補註此言君子見幾之明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

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

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

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固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

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為裕故特云

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也若有官守

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非一槩久速

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補註汲汲急也悻悻怒意也晉進也摧抑退也

固

孚不見信也裕寬裕也兆幾微之先見者也此言

進退遲速之義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
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
三小象

傳
補註睽乖離也此言順理知幾之道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
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
難隕獲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困
卦

大象傳

補註困卦大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程

子釋之以此隕獲出禮記儒行篇不隕獲於貧賤

註謂隕者如有墜失獲者如有割刈也刈魚廢切獲也
殺也取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

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九四傳

補註寒士孤寒之士也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
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補註馮氏曰淘井曰渫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

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己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補註革變革也己終也己日者一爻為一日初至二已終一日矣己乃吉言當詳緩而又不可失時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補註鼎有實慎所之也七字乃鼎卦九二夫子小

象上文則程子釋其義之往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六二傳

補註拯救也拯之不得而後隨勉而隨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

及皆出其位者也况踰分非據乎
補註君子思不出其位艮卦大象之辭其下文則伊川之傳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

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
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艮上九傳

補註朱子曰敦厚於止成德之事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
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
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補註此言當信之始惟當虞度所信其志不可他
從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
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
不必言命

熊氏曰命有必然之數義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
義之當然而命在其中若中人以下知命有定不
敢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
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熊氏曰人遇患難當審其處之之道是義也處置
之後則須泰然是命也若不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
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
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
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補註數與鮮同少也子貢貨殖見論語命謂天命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湏臾不能如曾子易簣要如此乃
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
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
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
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
窬必不為其他事則不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義
理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
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
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湏是有見不善如
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
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
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

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補註曾子易簣見論語集註及禮記穿窬謂穿壁穿窬而為盜也見不善如探湯殺身成仁亦見論語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計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補註按孟子盡心章有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條言義利之間蓋為義即為善也餘解見字訓跖盜跖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補註此程子歎當世無造道之儒故云然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

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補註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有初為而為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利也。朱子曰：佛法要求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也。

問邢七：又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后来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補註邢七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見宋史本傳。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作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補註謝湜，程子門人。欲應試教官，以子之言而止。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

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
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補註待別時說者其意有所難言也

漢策賢良尤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尤強起之乃就
對至如后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
廷對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待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補註公孫弘武帝時舉賢良對策事見史記尚上
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
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費天理
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補註此言應舉得之不得有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而可
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
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
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
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
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補註此言欲為君子必當知命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
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于彼故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補註功謂格致誠正之功志謂志於道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
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
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
孫方且下比布衣工穀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
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

繼誠何心哉 文集下同

補註似與嗣同此言世祿子孫當承蔭襲以嗣世
德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補註其者指有勢力之人能不籍其力而利其有
則能忘其勢矣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
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湏是真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
食菴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
恤惟義所在

補註此言生死貧賤富貴皆當揆之義

近思錄卷第八

本註此卷論治道

伊川先生曰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
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
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
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
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
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
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
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
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
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
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
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
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補註煦煦以氣溫物之謂韓子謂老氏以煦煦為
仁註小惠也此條言上下親比之道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
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
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
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
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
矣

補註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伊川釋其義以此夫上天下澤履之象也君
子法之故必辨上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而後
各安其分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
而法度廢弛廢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
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矣若無
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
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熊本作猶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
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之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之用
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補註馮音馮^馮河謂徒涉也此言治泰之道當用含
容之量以施剛果之用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
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祭
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補註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卦下彖辭朱子曰盟
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
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凡未合者皆
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
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
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補註噬齧也嗑合也此程子釋噬嗑卦名之辭
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
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
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豕剛躁
之物若剛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

則牙雖存而剗躁自止君子法殲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刑威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補註豕去勢曰殲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之難方解人始離難若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之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備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道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補註解利西南止夙吉卦下彖辭傳曰以下伊川

之言也此言救難定亂之後當為可久可繼之治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
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
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補註艮卦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伊川釋之以此
夫所謂各止其所者即大學所謂至善之所在也
餘解見字訓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
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
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
之施感之於心而悅服無斁兌彖傳

補註此言君子說民之正道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則止
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
柰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
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傳

補註此言聖人能通其變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

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然有用
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
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
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
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

補註泮宮諸侯之學卿射之宮水形如半壁半於
辟雍而宮以名也闕宮祀先公之廟闕深閑也宮
廟也修泮宮復闕宮詳見詩魯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補註道者制治之本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是也
法者為治之具自立綱紀以至命官創制皆是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
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補註此言後世制治與先王之世不同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

熊氏曰大曰綱小曰紀文謂文法章謂章程有司

謂衆職鄉官如黨正族師之類讀法如州長正月
之吉屬民讀法平價如賈師平物價之類權有五
銖兩斤鈞石量有五龠合升斗斛也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
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補註朱子曰興邦喪邦蓋極言之人必自知而後
舉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能本以此
條與上條合為一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論從本而言惟從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
補註此言治道不同所謂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
益者蓋言衰亂之世欲救敗亡不可不變如周宣
王中興變厲王暴虐之政是也觀救之一字可見
至若文武之道則固當世守而不可變也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
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
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弗賓權臣跋扈陵

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本朝大綱正萬目未盡舉
補註太宗殺兄太子建成高祖聞變乃禪以位又
殺弟元吉復納其妻而生子所謂夷狄之風三綱
不正者也厥後高宗納父妾玄宗納子婦肅宗撫
軍而自立皆原於太宗也藩鎮弗賓詛朱滔田悅
輩據地弗服權臣跋扈詆朱全忠輩稔惡構禍也
漢大綱正謂人倫之道正唐萬目舉如府兵租庸
調之類宋與漢同故萬目亦未盡舉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外書下同

熊氏曰養其善心謂道之以德也導之敬讓謂齊
之以禮也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
法度

補註關雎麟趾皆周南詩篇名言文王之德躬行
於上故其后妃皆有關雎之行后妃既皆仁厚故
其子亦仁厚如麟之趾也朱子曰自閨門祗席之
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
行周官之法度也愚謂周官謂周禮法度即前所

謂鄉官讀法平價之類是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補註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二句孟子之言天

下之治亂以下程子釋之之語而其中復引孟子見齊王之事以明之也格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與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之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欵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息必不為五伯

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補註大都猶大凡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出孟子適過也間非也謂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使人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為急耳

近思錄卷第九

本註此卷論治法

伊川先生有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待賓吏師齊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徃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為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

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
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
非其人不如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
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
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補註三學謂太學宗學武學也元豐神宗年號解
額謂鄉試解送之額三舍謂外舍內舍上舍以次
升補也

萃王假有廟傳曰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
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
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
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
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補註王假有廟萃卦彖辭其下則程子之言也萃
聚也假音格至也豺獾皆獸名禮記月令孟春獾
祭魚季秋豺祭獸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補註戍役守邊之役也再期二年圍邊垂也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補註解見復卦贊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熊氏曰高祖問信能將幾何曰多多益辦分者管

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

相臨體統不紊所御愈衆而所操常寡矣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

人能使千人及時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熊氏曰管轄千人使皆按時喫飯能如此亦是

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有夜

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補註周亞夫漢景帝時將兵擊七國夜驚見史記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

致流轉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

公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

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熊氏曰譜謂籍錄系謂聯屬也世族者服至五世

而盡收之使不散也宗子有大宗一有繼高祖繼
曾祖繼祖繼禰之小宗四通為五宗也廟院認宗
子立廟院使宗族中一人掌祖業不得分割也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每有族人遠來亦一
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
相通骨肉日踈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補註此言合族之道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養則神靈安其子孫盛
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
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

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
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
為城郭熊本缺上四字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
所及

補註此言卜葬惟五患者不可不謹不必拘忌方位
與擇日吉凶熊本缺不為城郭四字今考家禮注
補入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
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

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_弟從之又如相
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
只有一箇上下尊卑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且立
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
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然而又
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
云

補註高祖下沛相如下蜀俱見史記及前漢書天
子建國謂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奪宗
謂始封諸侯雖非宗子亦得建廟為宗子云

邢和叔叙明道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
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識之至於興
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
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
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
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補註此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實而稱之曰先生
可謂通天地人之儒備文與武之全才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熊氏曰律是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註解名

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
補註按朱子答鄧衛老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
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
處二分乃其所闕也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
非譏之也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
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
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補註兵謀用兵之謀師律行師之律論語好謀而
成大易師出以律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武王也

志士有志於用世仁人有憂世之心故能識其遠
者大者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
其散之之久

熊氏曰肉刑有五墨劓剕宮大辟也欲取大辟死
刑情輕者以墨劓剕宮代其死外此當念民心渙
散之久必明教化以維持之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
禮亦可行古者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
久相親蓋穀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逐位非如異居也

熊氏曰異宮不過同居而異其分位非是異其居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至是均平

補註詳見橫渠行狀周道周室制治之道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熊氏曰後世雖復井田不歸封建庸可定乎封建者三代建國封侯使其子孫世守其地也

性理羣書卷之十三終

性理羣書卷之十四

建安熊剛大集解

海虞吳訥補註

近思錄卷第十

本註此卷論臨政處事

伊川荅人亦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
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
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
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以重民
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

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補註丘民見孟子謂田野之民至微賤者也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及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補註戾違戾駭驚駭嫌者疑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

濟

補註周禮曰一命受職即今之第九品一命雖小

誠能以愛民為心則惠利亦有以及人矣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所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補註易訟卦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朱子曰天自上去水自下去所以為訟愚按慎交結謂凡締交結親審擇所當謹明契券謂凡

質易契券文字所當明也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補註師卦九二爻辭曰在師中吉程子曰中中道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師九二傳

補註按禮記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故賜之以重

祭又按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程子之言蓋本諸此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補註亨程傳以為亨通乎天子乃元亨之亨也朱子本義謂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詳味傳文不專其富有之意則享獻之義為當此條朱子未著本

義時所錄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補註出門交有功隨卦初九爻辭出門而交謂所交非私愛故能有功孥子孫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補註孚信嘉善也此言隨之道以得中為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

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者也

熊氏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忠信者納約之本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成德者因其有得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而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九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皆浚恒者也

補註浚深之也淘井求深謂之浚故素故舊之人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補註朱子曰遯而有所係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又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

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或異蓋於
秉彛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熊本脫上十五字不能大
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
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補註熊本脫去蓋於秉彛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
異也十五字今考易傳補入則程子之意始明秉
彛者彛民所執之常性所謂聖賢莫不大同者也
於世俗所同有時或異者此言後世習俗有戾於
古聖賢不得不與之異也至若所謂不能大同者
斯乃拂亂秉彛常理之人不能獨異者乃隨流俗
為非之人也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
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
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
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
為良善革仇讎為臣民者由弗絕之也

補註見惡人睽卦初九爻辭朱子曰見惡人然後
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
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

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卷未失道也

補註睽卦九二夕辭有曰遇主于卷無咎夫子小象曰遇主于卷未失道也伊川釋之以此其義備矣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補註朱子曰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補註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責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

也革彖傳

補註此條發明古人重於改作之義

浙之九三日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熊氏曰小人得不陷非義。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取災咎也。

補註瑣瑣猥細之貌。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是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九三傳

補註此條明在旅過剛而取災之戒。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事理已過而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補註此條明說極而無光輝之義。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決死極其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補註緩寬也忠盡己之詔惻者憫傷之也項氏曰
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在我者盡故
在人者無憾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
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者也能順
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彖傳

補註順宜謂合乎事之宜也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九三傳

補註防禦也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
夔然存謹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顧慮之意所以
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經說下同

補註夔夔敬謹恐懼之貌蕩蕩寬廣坦平之意危
疑謂遭流言之變也詩豳風狼跋之篇公謂周公
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詳
見詩傳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熊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二者使職之大事
明道先生曰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

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屬

遺書下同

熊氏曰嚶嚶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屬則理明義直故出於口者自然剖決不可回撓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補註蓋卦大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此條乃上蔡記先生之語所謂須是就事上學者蓋振民育德乃治蠱之事在己則養德在天下則濟民君子之事無大於此然謂之君子則非初學之人矣故又曰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也未謂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者是雖與子路之言同而意則異也朱子亦嘗曰學無非事事無非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補註此條戒學者忙迫之病

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乎何有

補註稽古即經義齋之事愛民即治事齋之事講

習有素其於為政又何難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補註此條戒朋友責善當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職事不可以巧免

補註職事謂職任之事巧免謂畏難巧求脫免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補註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不非之者不議其過惡也

克勤小物最難

補註克勤小物畢命之辭小物猶小事不忽小事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熊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補註理勝於辭則事明白而人易從若帶忿怒而今言則人不見從而招其拂逆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熊氏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若欲為治必由
今之法而處之合宜如率意改作則失為下之義
也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
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
足以警衆可也

補註宋世各道有轉運安撫提刑常平皆謂之監
司州縣則其屬也此言監司待州縣當如此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
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補註此言世事雖多皆人所當做愚謂人能各盡
其所當為之事則世事何患其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熊氏曰一時感慨至於殺身不顧匹夫匹婦猶或
能之若從容就義死得其所非義精仁熟者莫之
能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補註加禮謂增其當行之禮盡禮謂盡其當為之

禮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補註誠意動之謂盡誠以感之若能推事父兄之道以事官長又能引過於己推功歸之彼豈不感動哉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使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
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
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補註斗筲釜斛鍾皆量名斗十升筲一斗二升釜
六斗四升斛十斗鍾六斛四斗鬲有牛羊豕魚麋
五鼎其所受則多寡不同也鄧艾事見三國志謝
安事見晉史

人終有意於為公便是私意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
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補註有意為公即南軒所認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磨勘宋世文武官皆按年分磨勘其功績以轉陞

官階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
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補註此司馬公當國之日與伊川問答之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句來求者與之句遂致人如此句持國大服

熊氏曰持國韓維字夷叟純禮也只為曾有不求者認有不肯求人者也不與來求者認不可與來求於己者也與之遂致人如此者謂與之則起奔競之風也

補註大資者時持國官資政殿大學士也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認持國必曾有下官不來求者不與薦章而來求者與之故人來求也持國聞言於是大服嗚呼宋之宰輔大臣聽言服善也如此盛哉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湏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補註此先生判西京國子監時之語正名見論語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常在事外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熊氏曰思慮常在事外謂慮之遠也

補註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見論語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熊氏曰制民之產謂井地貢助之法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熊氏曰且取他長處即中庸隱惡揚善之意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攻者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

附錄下同

補註詳見先生行狀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補註各得輸情者平易近民故下得吐其情實也
正已格物者正已而物正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熊氏曰不盡其情偽者謂己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不能盡其情也使人常在其前者謂使人之道頗指氣使常在吾前也

補註情謂情實偽謂虛偽使人常在其前者謂使人作事凡難易遲速無不備知而常在其作為之前也所以然者由已嘗為之故能盡其情偽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義理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

熊氏曰坎險也二五以剛居中中心亨通而無疑懼則可以出險而往則有功也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而無凝滯之在前者此以坎象而言大水臨高山其流而下安有留滯也惟知義理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者人於義理句信之篤行之力則如水之就下沛然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

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者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恠政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若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堅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補註心弘謂心廣也視天下莫能移者道謂天下不可移易者道理也羞縮羞愧退縮也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者情與羞縮之病消則義理長而可有為不消則病根常在也齷齪委瑣貌槩節操也

垢初六羸豕躑躅豕羸^方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躑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群^宦徒知其怙息戚服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矣

補註羸弱也躑躅跳躑也李德裕唐武宗相事見本傳

近思錄卷之十一

本註曰此卷論教人之道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全不可得也

補註學記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知謂心之所知思
謂心之所思格言至言也鑠銷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穀穀
已亦不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補註此言教童蒙有益於已者四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
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
當自謹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
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而無所事
也

補註朱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事者志未
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
既親炙之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
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

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
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易乎
近矣

熊氏曰事上臨喪者事上而敬臨喪而哀也不困
於酒如惟酒無量不及亂此又最淺近者也而以
已處之者謂受教者以身行之也

補註邈遠也親炙者親近而薰炙之也論語曰出
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此程子釋之之辭曰事上臨喪君子
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聖人以已處之者

蓋欲教資之下者勉思冀及而才高者亦不敢易
其近者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
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
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補註劉彝事神宗善興水利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補註涵蓄則不淺露醇正則知德者不厭明白則
無德者不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所作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
易曉欲別作詩畧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補註樂喜好也此言古詩簡奧欲別作詩教童子
朝夕歌咏似為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補註此言橫渠以禮教學者使其先有執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
低看了

熊氏曰學者所見未到驟以語之不惟無深造自
得之功且將道理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補註謝氏曰古人湏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
出來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
而著見于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
不外乎此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視與示同

補註真氏曰聖誠而已矣教以無誑者欲其誠也

先傳后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補註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但道理自有先後是以其序不可紊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

補註此條言教學者於經書當優游涵潛_泳心積慮使其自得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人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補註此條言古今教養之法不同故其成就亦異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問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補註此條言今之教道不明故人不得有所成就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后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補註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意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此言學者須令深思不得然後為說若初學者有問則須與說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

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
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後然告之聖人之明
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
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
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也哉

補註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此三句學記之文其下則程子之言也庖丁解
牛見莊子隙謂骨之縫隙處所謂餘地也

古者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
兒且先安詳恭敬

熊氏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急慢此忠信之
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格君
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
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補註此條言君臣朋友皆以治心為本
近思錄第十二卷

本註云此卷論戒謹之道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衰敗者也秦九

熊氏曰自古享福祿之盛未有不自無德而致喪

敗

人之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補註此條言處逸樂當辨之早去之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熊氏曰危亡之道大率由逸豫而致者衆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如是以致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熊氏曰聖人警戒必於世道隆盛之時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焉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劉質夫曰頻復不已

遂至迷復

補註饒氏曰頻復則雖厲而亦可無咎迷復則必至于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

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補註此條言睚戾難合躁暴不詳過察多疑則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詳誤安詳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補註南軒張氏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禍貞固守此寧不可吝乎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與之若切於好利殺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

奪之者矣。八限入命與之。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黃矣。危厲心不安之甚也。
補註董氏曰：利無獨專之理，或擊之者犯衆怒也。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爭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補註朱子曰：限者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夤，脅也。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黃矣。危厲心不安之甚也。

列與裂同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象傳下同。

補註：兌下震上為歸妹。兌少女震長男，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蓋有悅少之義，而又以說而動，不得其正矣。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扭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補註：此言男失其剛，女忘其順，則失常理而凶矣。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

如此允九五傳

補註舜畏巧言令色見虞書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補註舍己從人方命圮族蘇治水九年績用弗成

皆見虞書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也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

補註微生高事見論語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補註慾多嗜慾也剛者堅強不屈之意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補註詳見論語忍殘忍也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下同

補註驕矜夸也此言學問驕人與富貴驕人不異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補註駁駁馬行疾貌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已億未見而意之也不信謂人疑已詳見論語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是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補註外物如衣服居室之類人於外物一一要好不得則決性命以求之不知身心顛倒眩瞶迷惑者甚矣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補註此言人心天理不明只是嗜欲汨亂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則如種下種子

熊氏曰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閱機事久則機心自生蓋閱之時心已喜之正猶種下種子于心也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補註疑端謂疑惑之端先有在心事至則疑矣周羅猶言兜攬先有此意事至則攬之矣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熊氏曰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生計較忽其小而

立其大則有枉尺直尋之患尋八尺也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熊氏曰人而謂之小人丈夫而謂之小丈夫是局於氣質汨於私欲不合自小之耳原其初則性無不善何有於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熊氏曰事雖出於公如見人飢寒與之衣食苟有要譽之心即私矣

做官奪人志

補註按趙致道問曰仕而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然終仕宦則於空室礙處便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入於隨宜徇俗與初間立志各別此程子所謂奪志也

朱子曰然

驕是氣盈吝是氣歛人若文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歛歛之色也

補註驕矜夸吝鄙畜歛歛不足之貌朱子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

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视以為無缺及既知学反
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補註此言人未知道如醉人何所不至及既知道
則如酒醒後反思前者所為則愧耻矣為學亦然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補註邢七邢恕也三省見論語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
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補註猷謀為作也下民小人也致意趣也李氏曰
藏備游息於禮義者士君子之謀為也急衣食嗜

燕游者小人之情意也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是亦聖人經歷
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

禮記說

補註鄭衛之音鄭衛二國之聲樂也放鄭聲見論
語

聖人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主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補註論語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曰惡似而非者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繼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反復也經常道也鄉鄙俗之意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也惟是看順人情即孟子所謂同流俗合乎汙世也

近思錄卷第十三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

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補註楊墨之言朱子嘗論其做得淺况經孟子闢之廓如也佛氏之言程子之時公卿大夫多為所惑故程子之言若此即孟子闢楊墨之意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高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於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

熊氏曰子張才高意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中子夏
篤信自守規模卑狹故常不及子夏之後傳田子
方子方之後為莊周遂為為我之字
補註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
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
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
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湏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文者其

戾於道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
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稿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
之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
於易備言之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
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亦不是
熊氏曰釋氏毀棄人倫以為地水火風四大幻假
而成此身故欲寂滅幻根斷除一切其戾於道遠
矣所言覺即常惺惺法之謂似乎敬以直內矣然

無制事之義則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故其直內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熊氏曰釋氏謂有生則有滅今求不生不滅以免輪迴之苦此出利己之私專務絕學以求頓悟而無下學之功故其所謂上達者亦豈有是也物理身心判然間斷恍惚之間畧見心性影子然無存養工夫所云出家獨善已於道體虧欠况地獄之類皆偽說非實又豈能化人乎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湏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也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湏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
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補註程子言學者於佛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若孔子所謂鄭聲淫佞人殆者為他能移人心志
故曰危也又若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觀畏之
一字蓋言如此戒慎猶恐不免也至若釋氏則更
不消言戒學者於吾道自信既篤則彼自不能惑
矣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別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
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
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
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得去盡根塵
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
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故不得故說許多譬
之負版之虫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
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熊氏曰人與萬物均有此生均具是理皆從天地
中以生生生不窮乃陰陽變易之道人物生則皆皆

生理則皆備推謂推廣之也佛氏以耳目口鼻身
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必欲盡去根
塵要心如死灰然無此理蠅蚋垂見柳子厚文集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
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補註導氣謂導引其氣以求長年者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
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
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

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
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
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補註有陰必有陽有晝盡必有夜有生必有死此古
今之常理形而上道也跡謂其棄君臣去父子禁
相生相養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是也王通文中子
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
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
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

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
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
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補註造化機即所謂生死關也解見感應詩註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
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補註此條論佛說本領不是故其言論皆荒
近思錄第十四卷

本註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諸子附焉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論只孟子分別出來便
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
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補註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詳見孟子集註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蓋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
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
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
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
其跡著孔子盡是明快人顏子儘豈第孟子儘雄辯

遺書下同

補註此論孔子顏子孟子之不同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
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效他所見處大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早終不類
之

補註曾子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詳見論
語集註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又不由
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補註息猶滅也幽厲周室二王謚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補註此二條論荀揚蓋本其著述非論其行事也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補註仲舒漢武時對天人三策為江都易王相王
問越國三仁仲舒答之以此度越認超過諸子之

上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熊氏曰毛萇傳詩如關雎所詔夫婦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仲舒所詔正詛明道之言最為得聖人之意然皆見道不分明下至揚子雲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之規模矣

林希謬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補註林希宋人祿隱謂沉下位揚雄雖能著書然劇秦美新臣事賊莽豈得是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熊氏曰諸葛孔明名亮輔昭烈興復漢室有王佐之心先主詐取劉璋孔明不得無責若劉表子琮將為曹操所并取其地以興劉氏可也而乃不取何哉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熊氏曰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補註文中子曰孔明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徃徃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

補註文中子有中說行世先儒謬多福郊福時所

為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求者才見此人如

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馬而不精語馬而不

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

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

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是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補註此二條皆論昌黎韓子所見所得處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

補註詳見第一卷像贊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飢孳者食便不美

補註詳見行狀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已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子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全粹和之氣盎於面背無怒終日怡悅立之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

之容

呂興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夫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冰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之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補註此五條皆論明道伊川先生詳見像贊行狀

按晦翁與東萊編近思錄載周程張子之言總

六百十二條今考熊本止存程張之言四百八

十四條而周子之言無復在卷豈熊氏以周子

之言俱出太極通書已在編內故刪而不錄耶

抑別有所去耶又按年譜淳熙二年晦翁編

成是錄語學者曰四六經之階極近之錄可

書之階梯蓋當時四書集註未成故錄諸先生

切要之言令學者熟玩以為讀四書正文之階

梯越七年辛丑而東萊沒又八年己酉始序大

學中庸出四書集註以傳自是凡教學者則先

四書而後及於六經也晦翁既沒覺軒蔡氏模

又輯朱張呂三先生遺言為續別二錄而晦翁

之說十居八九其首篇則論無極太極勉齋云

名曰近思反若遠思者兼其中多四書註亦有

與前錄義同而復出者竊謂程張微言傳世者

少熊氏傳布是錄有功後學若晦翁則四書集

註詩傳易本義太極通書西銘解衣被海內莫
非切要之語及有語類等書傳在學者况南軒
之言其要切者晦翁已收入四書集註東萊之
言則蔡氏所錄遂有與集註不同者焉以開先
為閑抑又聞西山真公亦嘗編近思後語欲
聖道先四書勉齋辨之今已不傳故愚亦於續別二
錄不復收載云訥謹識

注
理
學
書
卷
之
十
四
終



